

“我们都是唐老夫子的学生”——记陈以鸿先生

刘德隆

2021 年是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建校百年。唐文治先生主持的无锡国专在近三十年间，走出唐兰、王遽常、蒋天枢、曹道衡、冯其庸、钱仲联等众多文史大家。曾亲炙于唐文治先生的无锡国专学生如今日渐凋零。陈以鸿先生是今天寥寥无几的教授“唐调吟诵”的“读书人”之一。

我和我的同伴们尊敬地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退休编审陈以鸿为“陈先生”。陈先生 1923 年出生于江苏江阴。1945 年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沪校毕业。1948 年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留校工作，先任助教，后任交通大学出版社编辑直至退休。他真正当得起学贯中西、文通今古之誉，而淡泊耿介。现在，98 岁的陈先生长住医院，但思维清晰、笔耕不辍，仍在为《咬文嚼字》杂志做校读工作，为《上海楹联界》审稿。

陈先生身材不高，瘦而精神。出门讲学带一个似皮非皮的旧包。饮食随意，好喝咖啡，以“一生爱好是咖啡，九夏三冬志不移”诗句自况。

陈先生家学渊源。曾祖陈式金，字以和，号寄舫，江阴适园主人，富收藏，精鉴赏，以丹青驰名。祖父陈熾唐，字燮卿，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曾奉派出国考察。曾祖、祖父名均载于早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陈名阿珂，字季鸣，号文无，又号当归子，有诗词集《文无馆诗钞》印行。1944 年江阴社陶社复兴于上海，他作为早期社员，出力甚多。他善书画，精大小篆，有“铁线篆圣手”之誉，善于用泥金在瓷青纸和黑纸扇上画梅。上世纪 50 年代上海成立书法篆刻研究会，他是首批会员之一。

“八一三”淞沪抗战前，陈先生毕业于江阴南菁中学初中，抗战开始即避难离家，由母亲带着四个子女一路逃到南京，入住“国际安全区”内金陵中学难民收容所。后得慈善人士援助，1938 年 3 月来沪与父亲团聚。1941 年高中毕业，考入交通大学电机系。1942 年因交通大学被汪伪政权强行接管而毅然离校，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沪校（当时改名“私立国学专修馆”）至毕业。抗战胜利后再入交通大学完成电机系学业，留校任助教，后担任翻译工作。历经磨难陈先生现在居住于上海静安寺附近一间 20 平方米的陋室中。书籍堆满房间，以至于白天满床的书，睡觉时只能把书堆到桌子上，白天再堆回床上。因家中过于狭窄，所以我和我的学生们拜望、请教陈先生，基本都是在交通大学浩然楼的咖啡厅。

作家萧丁（丁锡满）先生谈陈先生“保留着传统知识分子的秉性，不求闻达于诸侯，不为五斗米折腰，有点可爱，也有点迂”。此说实在，试举两例：

十多年前，我请陈先生为中小学

教师讲课。陈先生提出“三个条件”：1.上课来往不接不送。2.若讲课一天，午餐时一个盒饭，不能有其他。3.不提、不谈、不接受讲课金，否则不接受邀请。我不得不接受这三个“苛刻”的条件。如此陈先生到我所在的杨浦教育学院讲课约 30 次。

陈先生的职称是“编审”，属于正高级。人们称呼他“陈教授”，他绝不接受，声明“我不是教授”。请他讲课、讲座从不拒绝，但请他为作业评定成绩，他则拒绝，回答“我不是老师”。

专职编辑的陈先生曾用诗句形容自己对工作的态度：“为人作嫁漫辛苦，点铁成金恰似仙。经国文章宜不朽，还凭玉尺辨媸妍。”（《笔耕四赋·编辑》）编辑应以“经国”“不朽”为标准，以“玉尺”衡文。“玉尺”喻选拔人才和评价诗文的标准。李白诗云“仙人持玉尺，废君多少才”；赵翼诗云“淡墨才分榜蕊香，遗持玉尺许评量”。没有过人的胆识与功力，怎敢给自己定下如此的编辑标准？

陈先生说：“我的书都是要校到一点错误都没有了才能印刷。”事实如此。2017 年我将家人编辑且已经印行的《余汇集——刘成忠 刘鸷 刘大绅 刘蕙孙四世诗存》呈请陈先生教正。其时正住在医院的陈先生用八天时间，通读一过，纠正错误、提出疑问 435 处。2018 年我将会出版的刘鸷《抱我守缺斋日记》呈请陈先生教正。我特别说明，此书出版后编辑与我又反复核对，“只有一个错字”。谁知一个月后，陈先生指出了 37 处错误。看到陈先生留给我的改正文字，“无地自容”四字油然而生。我知道，这就是对待工作的差距。

编辑需要对中国文字有精纯的理解和把握。陈先生对文字使用的态度是：“咬定牙关不放松，文章得失贵于心。囫圇须子细方知味，字字求精句句工。”（《咬文嚼字》创刊十年贺诗）他经常撰写短文指出一些报刊杂志文章中出现的文字错误，久而久之谦虚的编辑会主动向陈先生请教。《咬文嚼字》杂志被誉为“汉语文化品质的‘捍卫者’”。2002 年《咬文嚼字》聘请已经退休多年的陈先生为“特约校读”——每期杂志排出清样后，做最后一次审定。陈先生是这本权威文字类刊物的“把关人”之一。二十年了，陈先生就像“守门员”一样紧紧地站在这一杂志的后方“校读”着，尊陈先生为中国文字规范使用的“捍卫者”不为过。



编辑、《咬文嚼字》的“守门员”，也是翻译家、诗人和“读书人”的陈以鸿先生



陈先生自工作开始，就同时审读多种语言的作品，同时受命翻译有关机电方面的教材。

《自然杂志》涵盖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学术性、知识性、动态性的内容，需要接触多国文字。1978 年创刊时，陈先生就是主要编辑之一。上海道教协会副会长潘雨廷先生整理易学家薛学津的著作，原作用“麦克斯韦方程”解释《易卦》，书中文公式方面的内容就请陈先生帮助。解放后学习俄语有成的陈先生奉命翻译了《电介质物理学》《动力系统的通信》《发电厂和配电站的电气设备》《电工测量和测量仪器》《电工学习题集》等与所学专业有关的教材。退休后陈先生又翻译或校订了《三车同到之谜——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数学》《坎特伯雷趣题——加德纳趣味数学系列》《数学的奇妙——加德纳趣味数学系列》等英语著作，可谓惠惠学子，影响甚巨。孜孜不倦于理工科书籍翻译的陈先生 2017 年出版由英语译成的《数的故事》一书时，已经 94 岁。

“他的外语很好，但他说中文时决夹杂外语，坚持祖国语言的纯洁性”。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陈为蓬这样介绍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的翻译生活，陈先生有诗写道：“家世从来习典坟，蹉行逐译费耕耘。语原一脉通中外，道岂殊科判

理文。肯载空言滋物议，但传实学惠人群。若令千字当方面，誓遣毛锥扫万军。”（《笔耕四赋·翻译》）

翻译与编审之外，陈先生还是一位诗人，且是当前为数寥寥的、能够熟练创作、传授诗、词、赋等文学样式的学者。上世纪 80 年代退休后，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抢救、传承、推广之中。

2013 年，陈先生应我供职的杨浦教育学院之邀，开设讲座《中文十事》。他总结十句话：第一不要让散文局限于白话文，第二不要让骈文失传，第三不要让韵文减色，第四不要让律赋灭亡，第五不要让诗词出格，第六不要让对联变庸俗，第七不要让“诗钟”成古董，第八不要让文虎（谜语）没真味，第九不要让书法走邪路，第十不要让吟诵歌唱。2016 年陈先生应上海楹联学会之邀，再开讲座《十八般文艺》，讲解散文、骈文、韵文、律赋、二言诗、三言诗、四言诗、五言古诗体诗、五言近体诗、六言诗、七言古诗体诗、七言近体诗、歌行体、杂言诗、词、曲、对联、诗钟等 18 种文学样式的特点。全场 90 分钟除一纸提纲外，所有举例脱口而出，将每种文体押韵与否、平仄要求、对仗规律等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歌德与曼佐尼——德意文坛的一场“相知”

卢铭君

19 世纪 20 年代，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古典文学的主要塑造者，已届古稀之年，作为大文豪享誉欧洲；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1785—1873），意大利浪漫主义作家，正值壮年，以组诗《圣咏》（*Inni sacri*，1815）在文坛崭露头角。两人素未谋面，却造就了德意文坛一场难得的“相知”。

《圣咏》早让歌德注意到曼佐尼的才气。两人因曼佐尼的首部悲剧《卡尔马尼奥拉伯爵》（*Il Conte di Carmagnola*）结缘。早在 1818 年 11 月，与曼佐尼交好的意大利作家卡塔内奥（Gaetano Cattaneo，1771—1841）预告将寄送曼佐尼的悲剧。两年后此事成真，《卡尔马尼奥拉伯爵》问世没多久，歌德便收到一部。当年 3 月 28 日，歌德回信给卡塔内奥：

我读了《圣咏》之后，便断定曼佐尼先生是位天生的诗人，在我的国人面前，我也是这么称赞他的；在目前这部悲剧中，他同样证实自己是一位原创诗人，他的祖国可对他寄予厚望。

曼佐尼在悲剧前言中挑战古典戏剧的“三一律”，宣告时间与地点的两律无效。歌德对此在信中写道：

他并不严格地遵守时间和地点的统一，我们德国人对此不能加以责备……与之相反，他认为第三个统一，即情节和关注的统一，必不可少，并时时加以注意……这值得我们为之鼓掌称颂。

歌德许诺，一旦找到时间，便为这部悲剧撰写书评。他遵守了诺言，当年撰写长文《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创作的悲剧〈卡尔马尼奥拉伯爵〉》（*Il conte di Carmagnola. Tragedia di Alessandro Manzoni*），刊登在自己主编

的《论艺术与古代》（*Über Kunst und Altertum*）上。曼佐尼之剧以 15 世纪威尼斯和米兰之间的战争为背景，基于大量的史实，勾画了卡尔马尼奥拉的遭遇；他，牧羊人出身，屡建战功，被擢升为统帅，最后沦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歌德评价主人公的性格：

他本想拥有高尚的计划，但他缺乏应对这些情况所必须的伪装术、佯装的让步、适时引起好感的品行以及其他必要的条件，他更多地是无时无刻都在显示自己刚烈、执拗、固执的性格；人们很快预感到在他的随意与威尼斯元老院的最高实用性之间将会产生矛盾。

歌德观察到，卡尔马尼奥拉是实干家，圆滑不足，而非阴谋家，逐渐被威尼斯元老院抛弃。紧接着，歌德细致介绍每一幕的情节，品评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品质，缕析主人公悲剧的原因：骁勇善战的主人公对于元老院而言只是工具，“当变得无用和危险，得立刻被抛弃”。

因《卡尔马尼奥拉伯爵》，曼佐尼受到本国评论家的批评，然而歌德欣赏其用功之处，为之辩护，将其作视为一部“一流作品”。他高度评价作家，认为他告别时间和地点的统一，“在新的轨道上那么严肃和平静地前行，就此而言，人们甚至可以根据他的作品创立新规则”；宣称曼佐尼“值得继续拥有以一种有教养和悦耳的语言，对一群思想丰富的民众发言和被要求发言的幸运”。《卡尔马尼奥拉伯爵》颇得歌德之心，面对英国批评家对该剧的恶评，歌德 1821 年又撰写《再论〈卡尔马尼奥拉伯爵〉》（*Graf Carmagnola noch einmal*），驳斥了英国人的非议，再次维护了剧作家及其

剧作。

作为后辈，曼佐尼 1821 年修书一封，向歌德表达内心的感激与崇拜：

即使文字的鞠躬致谢业已失信，但我仍然希望，您别鄙弃感激之心所作的坦率表达；在我写悲剧《卡尔马尼奥拉伯爵》的时候，倘若有人向我预告，歌德会阅读这部作品，这对我会是极大的鼓舞，会给我一种意外奖赏的希望。因此，您可以想象我的感受，当我看到您亲切地赞赏鄙人作品，能在观众面前给予这部作品如此善意的鉴定。

批评家对作品的解读偏离了作家的设想，而众人的批评和讽刺让曼佐尼对自己的写作能力产生怀疑。歌德的赞赏对他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在这种尴尬的、乏力的不确定性中，没有什么比听到大师的意见更能让我感到惊喜和受到鼓励。”歌德的支持让他倍感兴奋：

这个声音使我振奋，愉快地继续做出这些努力，并使我坚信，最好的方法就是最稳当地完成一部精神作品，无需忧虑传统规则，不为多数读者会多转瞬即逝的要求操心，心无旁骛地、头脑清楚地、安静地观察正在处理的对象。

歌德欣赏曼佐尼的才华和真挚，1821 年在《四季笔记》（*Tag- und Jahreshefte*）中称赞曼佐尼为“一位真实的、有透彻领悟力的、内心敏锐的、洞察人性的、随和的诗人”。1821 年 5 月 5 日，拿破仑逝世，消息 7 月 16 日才在意大利传开。曼佐尼是拿破仑的崇拜者，据说在得知消息后在三天内以惊人的速度书写了颂歌《五月五日》，7 月 18 日收笔，26 日便送审，首印于 1823 年。1822 年 1 月 12 日，歌德从魏玛奥古斯特公爵处获得该诗。14 日，他在日记中写下：“夜里孤身一人。翻译曼佐尼致敬拿破仑的颂歌。”可见，在诗歌尚未出版之时，曼佐尼已将诗歌寄给德国友人赏鉴。歌德译毕，1823 年将德译诗歌刊载于《论艺术与古代》，在德国推广了该诗。

另一部受歌德青睐的剧作是《阿德尔齐》（*Adelchi*，1822）。该作以意大利伦巴第王国被法兰克人入侵为历史背景，描写了 772 至 774 年间王国

的没落。德西德里乌斯系伦巴第王国末代国王，公元 756 年即位，曾尝试融合意大利的各民族，但不幸地与教皇产生龃龉；其子阿德尔齐王子在逆境中与敌人战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场景相当悲壮。《阿德尔齐》出版不久，歌德便已阅读。1822 年 12 月 8 日，歌德日记记载：“已读曼佐尼最新戏剧《阿德尔齐》。”因已有福里埃尔（Claude Charles Fauriel）法译本，且施特雷克富斯（Karl Streckfuß）曾将部分译为德文，歌德认为无需像推介《卡尔马尼奥拉伯爵》那样详细介绍一幕，因此直接评论。在《歌德对曼佐尼的关注》（*Teilnahme Goethe's an Manzoni*，1827）中，歌德发表了如下看法：

在近代作家中，曼佐尼获得了一个光荣的位置。他那充满魅力和真实诗意的天赋源于纯粹的人文意识和感受。至于他所塑造的人物的内心，正如他现在完全真实并与自己保持和谐一致。那么他觉得，他用诗歌形式表现和创造出的历史元素同样包含无可指摘的、通过档案确认且前后不会矛盾的真实事件，这绝对有必要。他努力使道德与美学方面的要求与真实的、不可避免的已存在之事相一致。

《卡尔马尼奥拉伯爵》已说明，这位意大利作家着迷于历史研究，处理历史题材时注重真实史料。为了创作《阿德尔齐》，作家细致地搜集了史料，研究了伦巴第王朝的历史。歌德评判：“没有一行是空洞的，没有一着是不确定的，没有一步是意外的或由任一次要的必要决定性。”

曼佐尼研习史料，洗濯繁芜的世界史元素，用超凡的想象力驾驭极其丰富的历史素材。如此，其悲烈另辟蹊径，既有文学的生动又有历史的扎实。正如歌德所言，成为“罕见的作品”，“集道德和美学教育于一体”。歌德断言，曼佐尼为作品“铺垫细致到极致的、顺理成章的历史古迹”，而这种写作方式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诗人”，而这一切，曼氏天性使然。这已是至高的评价。

此外，歌德鼓励施特雷克富斯翻译曼佐尼的作品，甚至为《约婚夫妇》找到译者丹尼尔·莱斯曼（Daniel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曼佐尼纪念拿破仑的诗歌《五月五日》由歌德作德文翻译。



Francesco Hayez 为曼佐尼的悲剧《卡尔马尼奥拉伯爵》所作插图。歌德与曼佐尼因这部悲剧结缘。

Leßmann）和爱德华·冯·比洛（Eduard von Bülow），推动这部小说的德译。

歌德不予余力地介绍曼佐尼，并推动其作品的翻译，与其晚年的构想“世界文学”相关。歌德之世界文学具有“普遍”“跨民族间合作”等要素，他提出：“每个民族文学如果局限于自身，不通过外国文学的滋养而得以更新，它自身的活力就将枯竭”。虽然歌德于 1827 年才正式提出“世界文

“桐城派”文学理论的读书方法，全称是“唐蔚芝先生读文法”。它突出于其他吟诵之处是，除了吟诵诗词之外，可以整篇地吟诵赋和散文。唐文治，字蔚芝，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十四年，56 岁后又出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他的吟诵被人们认为是“儒家的读书调”。陈先生亲聆唐蔚芝先生的吟诵，保存着 1948 年上海大中华唱片公司录制的《唐蔚芝先生读文灌音片》。现在市面上流通的唐蔚芝先生编著的《国文经纬贯通大义》一书，也是据陈先生保存的原书影印出版的。

陈先生是寥寥无几的教授“唐调吟诵”的“读书人”之一。2009 年起，他多次被邀请在北京展示吟诵。他将传统吟诵解析为诗经楚辞吟诵、上古散文吟诵、后世散文及韵文吟诵、骈文吟诵、诗词吟诵。他特别强调，唐蔚芝老夫子传世的唐调吟诵中，并没有格律诗的吟诵。他自己介绍的古诗体和格律诗的吟诵，是个人的心得，只能称为“参照唐调”。陈先生教授唐调吟诵以“唐蔚芝先生读文法（修复版）”光盘为依据，所用语言以普通话和方言并重，传授方法是口授耳聆。他个人从不以“老师”的身份出现，一再强调“我们都是唐老夫子的学生”。他同意吟诵的交流，反对吟诵的比赛，更反对将唐调称为“天下第一调”。他说各地方有不同的语音、有不同的传承，各有自己的优势，怎能区分第一、第二呢？陈先生对当前吟诵的情况表示担忧，他说：将唱歌（自己谱曲）当吟诵、将不是某调（没有传承）当某调、只谈吟诵理论不讲吟诵实践，是当前吟诵的最大弊病。

陈先生的才学远不止以上所述；他的作为体现着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他愤慨于当前某些滥竽充数的现象，用“贻笑大方”评价当前某些频频亮相于电视中的“专家”，用“可悲”评价那些“不知道自己不懂的‘学者’”。陈先生以他“倔强的脾气”“不近人情”捍卫和传播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人们一定会问，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如此不知疲倦、不顾劳累传承优秀文化，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陈先生回答：“我的祖辈教育我要远名利”，“弘扬文化如同救火，救火还要钞票吗？”陈先生说这些话时没有慷慨激昂，平淡如潺潺流水，但正是这简单质朴、风轻云淡的一句话，足令人感到震撼。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